困學紀聞

十二十三
攷史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15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 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
詔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人安肯泣路傍洒淚哥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收特戰國之將爾易
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忮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嫗
鷙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鸞鳥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
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內而
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
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
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雎發卒五十万爲五軍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
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
轉餉又一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
秦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
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
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録此以補遺（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
歌聲太聲大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
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又曰下葬亭長罟淮南王曰封汝爲
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歟徒群盜所邪而反
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荊吳淮南淮陽皆同姓
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劉長沙當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艸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
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改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袢窺牖蓋好
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
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鴈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
人毋擇獻鴈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
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
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
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觀之必誇大功業以
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擬人之非論漢儒爲尤甚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按儀禮卿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祖左唯有受刑祖右故覲禮乃云右肉祖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肯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停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爲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辯陳留吏璽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
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云史記正義劉向別
錄亦云
李悝下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
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
中

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
成句標爲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
有遺失如聶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
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不符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干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曾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二公而教其子以讓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衆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興午之緒封建可以支數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寇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馮衍傳饑饉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鄉陽所謂鬥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云五屬國之名三年改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

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考見春秋禮記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詐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陽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龔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鮑傳）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見卓茂傳）王皓主嘉拜弃官（見龔勝傳）名氏悉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爲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悉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至衰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作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徂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眞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号萬石君馮揚爲弘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万石嚴嫗秦龔爲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号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大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簿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拜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楊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踈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踈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刋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刻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公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紨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閭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強使即二人就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識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冠為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偏愚攻漢史蕭

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爲
万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爲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
謂翁之思慮弘遠垂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
俚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縣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号巢父則巢許爲二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
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佐漢有屯莫如爲常
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
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
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
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
毛屯之相混久矣吳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
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沛人爲博士傳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子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郡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号侯非裴松之謂爺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号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館十卷漢館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悦漢記云令孤茂今漢記本脫令孤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蠏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咸宜之稱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邵曰張敞蕭望之言舍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

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鴞雀顏氏注當爲鴟徐楚金攷說文當爲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爲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之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南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張文潛文帝論諱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大過賈誼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君人之徒學孟子而尊揚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克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是顏眞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敞敘七畧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儉撰七志史記以十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史與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万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太平御覽房）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沙鉢畧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妄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其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襲苴孫武是也光武詔藏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爲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麤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謂晉有盜

發張良家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籲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迺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冊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冊青之信一句見文選註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哥乎以無逸之心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省閣唯臺郎升被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漢尚書作詔文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典鍾離意謂成湯遺事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禱過事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爲社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白爲對白閒猶黃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鵰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鵰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樂爲太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節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十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見與人同加以可人爲可兒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爲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卿人啟

陶黃穆侍衛於傍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縣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爲之立約見於都卿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爲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誤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孔北海荅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猶歷試諸難況不可用

孝女叔先推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千終字棘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寂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艸艸耳今觀南匈奴論棄畏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卜郭伋爲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

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大守王況爲大司徒二十七年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爲司徒薨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入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槧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

以蜀漢爲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狡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蒸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蒸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克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謚周

皆巴郡人今果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戚公濟之文盖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弑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在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

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不敢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狂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在新都之八陣卿二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不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軌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闇伯才陽平橋詩云魚貫巘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果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湏上空張復漢旅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宮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閒子產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良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墓漢也哆然
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擴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楯之下爲
詩云樂至憂後來又云可流至於阮籍禮法之士自魏文兄弟始

晉傳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

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
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愚謂東都之
季或附曹群忘漢筌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

哉傳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
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遠堪而關此六經
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獻齒臣妾之鉞若王淩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

欽丗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史黨詈亢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詈亢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令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蒋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貞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被言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酆鄗高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爲天子立郊子酆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

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亦見文禕逼鑑文禕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祈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於峻之手易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塗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芍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手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

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十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冤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千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放翁豐城劒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寶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劒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矣顏師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

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預章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爲大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下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駿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緻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伯焉能遑春秋之誅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嗾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時令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爲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之

驕奢禍止及家覬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棊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棊爲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棊然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陶淵明而已

桓玄簒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微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氾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親徂

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辯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爲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改其一符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爲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敎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爲下其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其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胡國者以人爲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

盛武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詞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如唐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按梯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攻之吳猶有玄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當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説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

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龍袞其跡自劉裕始

徐羡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爲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大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爲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珠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寶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

張融風上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削藻績之癡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

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纂奪順之爲不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脇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踰汝礪捫其脇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桑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殺甚矣（長賢之微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隋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緑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隅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曰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未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怠又問粟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爲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未燕泥庭艸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屋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亡盡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後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階字階裂
肉也其不祥大焉姝不知隨從之足安步也而去之
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准無荊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爲泥蟄可也天
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
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論也寧爲王

凌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爲趙鬼不爲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菘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悳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10630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當堅而滅廻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效節於蕭賚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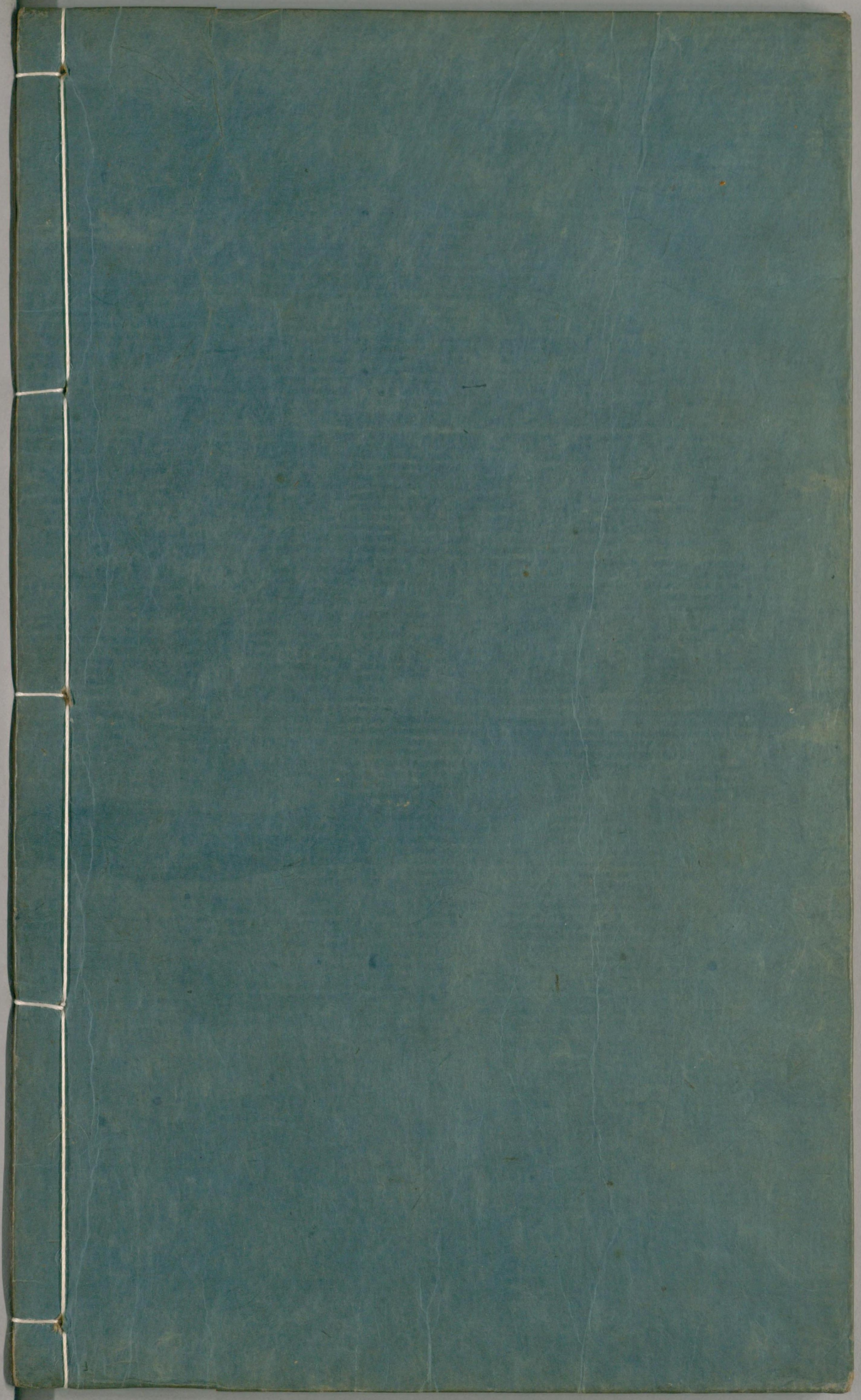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卷』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